

佛經音義所釋外來詞考

徐 時 儀*

摘 要

佛經音義收釋了數千條外來詞，本文根據玄應、慧琳和希麟所釋，考探了嵐、毗藍婆、鞞嵐婆、毗嵐婆、吠藍婆、鞞藍婆、隨藍、旋藍、鞞藍、旋嵐、湏、酪、酥、醍醐、毘羶、鐺鐺、塔、塔婆、偷婆、敷斗波、窣堵波、浮屠、浮圖、佛圖、刹等一些外來詞的源流和詞義的演變。

關鍵詞：佛經音義、玄應、慧琳、希麟、外來詞

一、前 言

漢譯佛經中有許多外來詞，這些外來詞由於語源不同，且不是一時一地產生的，也不是統一地按一定原則吸收融入漢語中的，因而往往一個詞有許多種音譯，產生「一詞多形」、「一詞多音」的現象。如最普通的梵語 *prajñā* 一詞，就有般若、班若、波若、鉢若、般羅若、鉢刺若、鉢羅枳孃、般賴若、波賴若、鉢羅腎孃、波羅孃等十幾種譯法，¹ 這還不包括許多不同的意譯。又如佛陀一詞，梵名 *Buddha*，本指釋迦牟尼，意為覺者、知者，後也用以指覺悟真理者之總稱，又譯作佛馱、浮陀、浮頭、沒馱、步他、醇陀、復豆、浮屠、浮圖等。其中「佛」的來源是吐火羅文，「浮屠、浮圖、復豆」的來源是一種印度古代方言。² 胡適在《《辭通》——新編古漢語雙音節詞語

* 作者係上海師範大學古籍研究所教授。

1 *Prajñā* 為梵文，對應「鉢羅枳孃」，巴利文為 *pañña*，對應「般若」。

2 季羨林，〈浮屠與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1947): 101。季羨林〈再

字典》一文中指出：「在翻閱這部巨著時，又感到有個遺憾。辭典省略了較重要的一類即佛教詞語的變化。這些佛教詞語的變化常使研究中國文學和歷史的讀者困惑。如果在這部辭典中能收入梵文譯名的各種變化的話，不僅能大大提高它的使用價值，並能有助於未受訓練的讀者熟悉那些原理，就是在大量的純中國字的令人費解的變化中所涉及到的音韻學原理。」³實際上唐釋玄應、慧琳和遼釋希麟已注意到由於翻譯所據經文不同，譯者不同，時代不同，方言不同等造成佛經中外來詞一詞多譯的現象，在其所撰佛經音義中收入了大量梵文譯名的各種變化形式。如《玄應音義》是現存最早的佛經音義著作，⁴據我們統計，其中收錄的外來詞有一千多條，外來詞有幾種譯名的，玄應一般都一一列出，然後指出正確的譯名，有的還指出意譯名。如：

溝港：「古侯反，下古項反。謂須陁洹也。此言入流，亦名至流，亦名預流。言溝港者，取其流處也。」（卷12釋《陰持入經》下卷）

藥叉：「舊言夜叉，亦云闍叉，皆一也。此云能啖，謂食啖人也。或云傷者，謂傷害人也。」（卷21釋《大菩薩藏經》第1卷）

下文擬就佛經音義中所釋一些外來詞略作考證，以求正於方家。

二、嵐以及與大風有關的外來詞

佛經中與風有關的詞有毗藍婆、鞞嵐婆、毗嵐婆、吠藍婆、鞞藍婆、隨藍、旋藍、鞞藍、旋嵐等，這些詞往往還可與「風」組成「隨藍風、吠藍婆風、鞞藍婆風、毘藍風」等梵漢合璧詞。考《說文》未收「嵐」。⁵《玉篇》

談浮屠與佛》一文，又進一步指出佛的來源是伊朗語族文字中與梵文“Buddha”的對應字，「浮屠」的來源是大夏文中與“Buddha”的對應字，見《歷史研究》1990.2: 5。

3 胡適，《辭通》——新編古漢語雙音節詞語字典，《辭書研究》4(1983): 127，原載《圖書季刊》1.2(1934.6)。

4 唐·玄應，《眾經音義》，又名《一切經音義》，簡稱《玄應音義》。今傳本主要為磧砂藏、趙城金藏、麗藏本等釋藏本和莊旻、錢坫等校刻本，大致分為磧砂藏和麗藏本兩個系列。本文據麗藏本，以磧砂藏、金藏本及《慧琳音義》所轉錄部分參校。

5 《說文新附》：「嵐，山名。从山，嵐省聲。」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191。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漢語大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1986）云，清人多以為「嵐」即「嵐」的俗字，頁788。

釋爲：「嵐，力含切。大風也。又岾嵐山名。」⁶收錄在山部「峽」和「崑」之間。考日釋空海據原本《玉篇》所編《篆隸萬象名義》「峽」和「崑」之間無「嵐」，⁷可證原本《玉篇》亦未收「嵐」，此爲宋代所增。⁸何亞南〈釋「嵐」〉一文認爲「嵐」的本義是「山中蒸騰的霧氣」，「嵐」字至遲在晉代已產生。⁹如夏侯湛〈山路吟〉：「道逶迤兮嵐氣清」。¹⁰然李善注《文選》所載謝靈運〈晚出西射堂〉「夕曛嵐氣陰」引《埤蒼》有：「嵐，山風也。」¹¹考《埤蒼》是魏張揖所撰的一部辭書，而辭書收錄的詞往往滯後於其產生的年代，因而可以推測「嵐」字可能早於魏時已出現。考《玄應音義》卷2釋《大般涅槃經》第40卷婆嵐之嵐云：「力含反。案諸字部無如此字，唯應璩〈詩〉云『嵐風寒折骨』作此字。」¹²玄應的案語指出當時諸字書皆未收錄「嵐」，可證今本《玉篇》所收「嵐」是宋代增入。考應璩爲漢末魏初詩人，據玄應所引其詩，「嵐」字至遲在漢魏就已產生。

-
- 6 《宋本玉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403。
- 7 空海，《篆隸萬象名義》（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218 a。
- 8 《原本玉篇殘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22山部「峽」和「崑」之間未收錄此詞，而在「崑」和「嶺」之間卻收有「嵐」，釋爲「嵐，下圭反。《埤蒼》：姓也。」（頁435），檢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續修四庫全書》據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日本昭和八年（1933）京都東方文化學院編東方文化叢書本影印的《玉篇》卷22山部殘卷亦同，然《宋本玉篇》「崑」和「嶺」之間所收則是「嵐」，釋爲「嵐，下圭反。姓。」《玉篇》卷22山部殘卷現存日本神宮文庫，清光緒七年至十年（1881-1884）黎庶昌出使日本時據久邇宮家所藏摹本影寫刻入《古逸叢書》中，中華書局1985年版《原本玉篇殘卷》據此影印。與神宮文庫本相較，久邇宮家所藏摹本多有訛誤。考《廣韻》〈齊韻〉：「嵐，姓。出《纂文》。」《姓觿》：「嵐，《千家姓》云：『梁郡族。』」《玉篇》所釋「下圭反」當爲釋「嵐」的反切，《原本玉篇殘卷》中的「嵐」似爲「嵐」的誤刻。考日釋空海據原本《玉篇》所編《篆隸萬象名義》「峽」和「崑」之間無「嵐」，「崑」和「嶺」有「嵐」，可證原本《玉篇》並未收「嵐」。
- 9 何亞南，〈釋「嵐」〉，《中國語文》1999.4(7月): 318。
- 10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全晉文》卷68，頁1853 a。
- 11 梁·蕭統，《文選》中冊（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313a。
- 12 「嵐風寒折骨」，積砂藏、金藏、永樂南藏、廣島大學藏石山寺本和山田孝雄彙編本爲「嵐山寒折骨」，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卷156、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卷34、明·張溥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卷33《魏應璩集》所載亦同（《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12冊，頁7912）。

考應據「嵐風寒折骨」詩句的下句為「面目盡生瘡」，詩句的語意似與嵐山的寒風有關。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卷40〈山西二·太原府〉說：「岢嵐州，後魏末為嵐州地。隋屬樓煩郡，唐屬嵐州。」「岢嵐山，州北百里，高二千餘丈，長百餘里，與雪山相接。」¹³據《舊唐書》卷40〈地理志〉載，貞觀「七年又置當山、嵐山、歸德、汶溪四縣，八年又廢當山、嵐山、歸德、汶溪四縣。」¹⁴又據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17載：「後魏于今理置嵐州，因州西岢嵐山以為名也。」¹⁵後魏和唐建置嵐州、嵐山縣的命名當與岢嵐山有關。據《廣韻》：「嵐，州名，近太原，因岢嵐山為名。」¹⁶又據《慧琳音義》釋「嵐」云：

下音嵐。旋藍者，大猛風也。元魏孝昌帝時俗用因循，書出此字，亦是北狄突厥語也。以北地山川多風，本因嵐州岢嵐鎮，後周改為嵐州，因慈（茲）有此岢嵐字流行於人間。岢音可。一切字書先無此二字，披覽史書於《後魏書》中見其意，所以知之，故疏出示其原也，今之時行流此也。（卷35釋《一字頂輪王經》第1卷旋嵐）¹⁷

上音藍。此嵐字諸字書並無，本北地山名，即嵐州出木處是也，亦北蕃語也。後魏孝昌於此地置岢嵐鎮城。岢音可。城西有山，多猛風，因名此山為嵐山，書出此嵐字。後周因岢嵐鎮城，遂改置為嵐州，在太原西北。《韻詮》云：嵐，山風也。（卷38釋《金剛光燭止風雨陀羅尼經》嵐颯）

下藍。《古今正字》云：嵐，山風也。此字因北狄語呼猛風為可嵐，遂書出此嵐字，因置嵐州之鎮也。旋風者，大風也。（卷79釋《經律異相》第38卷隨嵐）

據慧琳所釋，「北狄語呼猛風為可嵐」，然檢有關北狄突厥語的詞典皆未見音風為可嵐，唯今蒙古語稱雨為qura，¹⁸或可聊備一說。漢語中有些來母

13 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1957），第2冊，頁1719-1720。

14 後晉·劉昫，《舊唐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269冊，1983-1986），頁127。

15 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68冊，頁3302。

16 宋·陳彭年等編，余迺永校注，《新校互注宋本廣韻》（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頁222。

17 唐·慧琳，《一切經音義》，簡稱《慧琳音義》，本文所據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獅谷白蓮社藏版《正續一切經音義》本，以頻伽精舍本和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4冊《一切經音義》參校。

18 檢孟達來《北方民族的歷史接觸與阿爾泰諸語言共同性的形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字在上古不是一個簡單的 *r-，而是在前頭還帶有一個塞音成分，如藍 *g·ram，泰文爲 gram²，¹⁹ 慧琳所說北狄語可嵐也可能是其時北狄語嵐 *g·ram 的記音字。又由慧琳所引《韻詮》可知武玄之據此詞在唐時的詞義釋爲「山風」，嵐山地處太原，其得名或與北地山川多風有關。由慧琳所釋可知「嵐」表「風」義時詞形不定，可記音爲「旋藍」、「可嵐」等。早於慧琳，玄應所撰佛經音義對此詞已有解釋。如：

或作毗藍婆風，或作鞞嵐婆，或云吠藍婆，或作隨藍，或言旋藍，皆是梵言之楚夏耳，此譯云迅猛風也。（卷1釋《大方廣佛華嚴經》第6卷毗嵐）²⁰

或作毗嵐婆，或言鞞藍婆，或作吠藍，或言隨藍，皆是梵之楚夏耳，此云迅猛風也。（卷17釋《舍利弗阿毗曇論》第6卷旋嵐）

舊經中或作毗嵐婆，或作鞞藍，亦作隨藍，又作旋藍，皆梵之楚夏耳，此云迅猛風。（卷22釋《瑜伽師地論》第27卷吠藍婆風）

案舊經論中或作毗藍婆，或言旋藍婆，又作鞞嵐婆，或作隨藍婆，皆梵音之楚夏耳，此云迅猛風也。（卷24釋《阿毗達磨俱舍論》第22卷吠嵐婆）

據玄應所釋，毗嵐、毗藍婆、鞞嵐婆、毗嵐婆、吠藍婆、鞞藍婆、隨藍、旋藍、鞞藍、旋嵐等皆是梵語的記音字，意爲「迅猛」，指迅猛的風。這些不同的記音字在佛經中大多有用例。如：

譬若隨藍風一起時，諸樹名大樹而不能自製。所以者何？其身不堪他真陀羅王琴聲。譬若如隨藍風起時，以是故吾等而不能自製。（東漢支婁迦讖譯《佛說他真陀羅所問如來三昧經》卷上，15/351c）²¹

何謂眾生不可思議？或云劫燒後，水補火處，隨嵐吹造宮殿訖，下有地肥。（東漢失譯《分別功德論》卷1，25/31a）

時舍利弗，便以神力，作旋嵐風，吹拔樹根，倒著於地，碎爲微塵。（元魏

社，2001）一書附錄的突厥、蒙古、滿通古斯諸語言兩百個核心詞載，蒙古語稱「雨」爲 qura，而「風」則皆無音「可嵐」的，頁166-184。

19 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頁281。

20 此條磧砂藏本爲：「力合反。或作毗藍婆，或作鞞嵐，或云吠藍，或作隨藍，或言旋藍，皆是梵之楚夏耳，此譯云迅猛風也。」

21 本文所引佛經據日本大正一切經刊行會編，《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據1924年刊本重印），參校《中華大藏經》（北京：中華書局，1992），括號內斜線前、後的數字分別爲所引佛經在《大正藏》中的冊數和頁碼，a、b、c分別表示上、中、下欄。以下同。

慧覺等譯《賢愚經》卷10，4/420b)

如旋嵐大風，閻浮界內樹木諸山無能當者。(劉宋求那跋陀羅譯《大方廣寶篋經》卷1，14/468c)

吠藍婆風者，此云旋風，即是蘇迷盧山間旋嵐猛風也。(玄奘譯《瑜伽師地論》卷13，42/447b)

有狹小風，有廣大風，有毘濕婆風，有吠藍婆風。(同上卷27，30/430b)

復有風輪名毘嵐婆，能壞世界。(唐菩提流志譯《大寶積經》卷85，11/487a)

持日月輪風名鞞藍婆。(唐遁倫集撰《瑜伽論記》卷28，42/634b)

譬如空中狂風卒起，從四方來。有塵土風、無塵土風、毘濕波風、鞞嵐婆風、薄風、厚風，乃至風輪起風。(劉宋求那跋陀羅譯《雜阿含經》卷17，2/120b)

譬如毘藍風，普震於大地。(唐實叉難陀譯《大方廣佛華嚴經》卷13，10/67c)

此詞佛經中還有寫作「惟嵐」的，如：

天下有風，其名惟嵐。惟嵐一起，山山相搏。斯風有滅，況汝小軀，何等比數。(南朝宋沮渠京聲譯《佛說佛大僧大經》卷1，14/828b)

又共生者，如來所行不可思議，常右脅臥如師(獅)子王，若草若葉無有動亂，旋藍猛風不動衣服。(失譯《大方便佛報恩經》卷7，3/164c)²²

22 儲泰松，〈「毗嵐」的流變及其相關問題〉(《漢語史學報》(上海)2(2002): 38-42一文認為後漢祇出現「隨藍(嵐)」，「旋藍(嵐)」到晉代纔出現。據其所作調查，佛典中「旋藍」極少見，祇發現二例，而且自劉宋以後祇用「旋嵐」。實際上佛經中「旋藍」一詞除上引此例外，尚有如下二例：

譬如須彌山，旋藍猛風不能令動墮落退散。(北涼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11，12/433b)

假使劫燒旋藍猛風，不能得脫此死屍縛。(元魏吉迦夜共曇曜譯《付法藏因緣傳》卷3，50/306c)

經疏中也有如下二例：

復有一劫，旋藍風從他方來吹此天雨水，波蕩至上無色界。(隋吉藏撰《仁王般若經疏》卷3，33/345c)

旋藍，劫初時大風名也，亦曰隨嵐，梵音輕重之異耳。有本云旋嵐，嵐者，此方之風名也。旋嵐即旋風也。(唐元康撰《肇論疏》卷1，45/168b)

據元康撰《肇論疏》所釋，嵐為漢語的風名，旋嵐即旋風也。又據慧琳釋不空譯《一字頂輪王經》第1卷「旋嵐」之嵐云：「下音嵐。旋藍者，大猛風也。」慧琳所見此經「旋嵐」當也作「旋藍」，故慧琳解釋「藍」音「嵐」。

有關此詞的語源，學術界曾作探討，諸家說法不一。²³據玄應所釋，此詞源自梵語，希麟也認為源於梵語。如《希麟音義》卷1釋《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第5卷「旋嵐」之嵐：「下臘南反。梵語也，即劫災起時大猛風也。」²⁴

此詞的梵文為 *vairambhaka*，*vairambha*，巴利文作 *veramba*，*verambha*。有關此詞的對音，學術界也有探討。儲泰松〈「毗嵐」的流變及其相關問題〉一文說：「藍（婆）、嵐（婆），與梵文的 *rambha*、巴利文的 *rambha*、*ramba* 相對，對音整齊；但梵文的 *vai*（巴利文作 *ve*）的對音卻比較混亂，大體上可分成三類：1. 吠、毗、鞞，《廣韻》均屬並紐，印度西北方言 *v* 念成 *b*，所以可對「毗、鞞」；2. 隨、旋，《廣韻》均屬邪紐，讀 *z*，與 *v* 不合；3. 惟，《廣韻》屬喻四，與 *v* 亦不合。」²⁵關於「隨」和「旋」，俞敏〈古漢語「風」確實有過像「孛纜」的音〉一文已指出「隨」是「隳」的錯字，「旋」可能是「旆」字。²⁶考「旋」**sfwen* 古可通「還」**fwen*，如《莊子》〈庚桑楚〉：「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鮪鱖爲之制。」陸德明《釋文》：「還，音旋。回也。」²⁷又如《漢書》〈董仲舒傳〉：「此

23 詳參應琳，〈「風曰孛纜」考〉，《民族語文》1980.2(5月): 79；黃有福、崔虎城，〈「孛纜」語源考〉，《民族語文》1982.2(4月): 55-57；俞敏，〈古漢語「風」確實有過像「孛纜」的音〉，《民族語文》1982.5(10月): 40-42；尚玉河，〈「風曰孛纜」和上古漢語複輔音聲母的存在〉，《語言學論叢》第8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頁67-84；金永哲，〈關於「風曰孛纜」和複輔音——與尚玉河同志商榷〉，《延邊大學學報》1984.4(12月): 78-86；邢公畹，〈原始漢臺語複輔音聲母的演替系列〉，《語言文字學術論文集——慶祝王力先生學術活動五十周年》（上海：知識出版社，1989），頁665-677；邢公畹，〈漢語和侗泰語裏的 -m，-ŋ 交替現象〉，《民族語文》1986.4(8月): 1-14；張玉來，〈漢藏語系「風」字的讀音——兼論上古漢語「風」的構擬〉，《山東大學學報》1989.1: 98-101；曾良，〈「嵐風」小考〉，《中國語文》1998.3(5月): 226；何亞南，〈釋「嵐」〉，《中國語文》1999.4(7月): 317-318；陳秀蘭，〈也考「嵐風」〉，《中國語文》1999.4(7月): 319-320。此從略。

24 遼·希麟，《續一切經音義》，簡稱《希麟音義》，本文所據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影印獅谷白蓮社藏版《正續一切經音義》本，以頻伽精舍本和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第54冊《一切經音義》參校。

25 儲泰松，〈「毗嵐」的流變及其相關問題〉，《漢語史學報》第2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頁38。

26 俞敏，〈古漢語「風」確實有過像「孛纜」的音〉，《民族語文》1982.5(10月): 40。

27 郭慶藩，《莊子集釋》第4冊（北京：中華書局，1961），頁772-773。

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顏師古注：「還，讀曰旋。旋，速也。」²⁸旋、還是同源異形詞，隨 *sɬwoi，隳 *hwoi，旋 *sɬwen，還 *ɬwen，隳、還一為曉母，一為匣母，或許是清濁交替之異。²⁹

至於「惟」，《廣韻》脂韻喻紐四等，儲泰松認為可能是「帷」的俗寫，帷屬喻三，可以對v。鄭張尚芳又進一步認定：「佳」古有微部舌音 *tʃul 和脂部喉音 *ɬwiʔ < *gwiʔ 兩來源，前者即「短尾鳥」，後者即「唯」，應是雉鳴「鷺」的初文。《說文》釋為「唯，諾也。從口佳聲」，則既把會意字誤為形聲字，又弄混了不同的諧聲系列，實際上上古云母的「惟維帷」等字皆當由「唯」得聲。「惟維」不但在《梵漢對音譜》對梵文 vi、vai，而且直到《蒙古字韻》、《中原音韻》還讀 vi[ui]，讀同「微」而跟一般的脂、支合口字讀 uei 有別。由此可知「惟」亦可對v。³⁰

由此可知，「嵐」有二義，一為中土本有義，指「山間霧氣」；一為外來義，即音譯梵文 vairambhaka 而有的「大風」義，與「風」相關。「嵐」的這一外來義還反映了漢語與周邊親屬語在語源上的關聯。如《說文》〈風部〉：「風，八風。……從蟲凡聲。」上古音「凡」讀 **blom，「風」讀 **plum，據《雞林類事》載「風曰孛纜」，而韓語固有詞為 palam，亦收-m 韻尾，與漢語「風」似有同源關係。又如「風」在《詩經》中跟侵部字押韻，諧聲系列有唇音的「梵、帆」，也有邊音的「嵐」等，上古音為 **plum，收-m 韻尾，漢代有的方言還有收-ŋ 韻尾。據《釋名》卷1載：「風，兗豫司冀橫口合唇言之。風，汜也。其氣博汜而動物也。青徐言風，跋

28 《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頁2498-2499。

29 關於「隨嵐」、「旋嵐」和「毗嵐」的語音演變，儲泰松文中已有論述，此從略。

30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頁87-88）一書指出有一部分諧聲跟云母或見系合口相同的字，比如「榮營穎役尹勻捐鷓」等，韻圖却歸入喻四，而且反切上字也表明聲母是喻四。但諧聲表明它們上古跟云母是一類，原應屬喻三才是。這類字只在重紐三四等韻〈脂真質、支清昔、祭仙、宵〉中出現，這些韻都是前元音韻，它們實際應是與云母三等相對的云母重紐四等韻，因為中古重紐四等韻在e、i前都增生了i介音，在它的影響下ɬi、ɬwi就前化併入喻四ji、jwi了。所以凡合於中古重紐各韻條件的喻四合口字，諧聲同於喻三的，上古本都應劃回喻三云母（上古i、e元音各部喻合三都無字，正好互補）。《經典釋文》注《詩》「鷺」有「于水」與「羊水」兩反切，雖然用字有云、以之別，除了「小水」形近帶來的韻母混亂外，聲母的云以相亂則由於其本屬喻三。

口開唇推氣言之。風，放也。氣放散也。」³¹由劉熙所說可知，其時兗豫司冀讀**phoms > *phiem，青徐讀**paŋ' > *p^wiɛŋ。³²「風」的上古讀音**plum與梵語viram相近，因而與一些方言、親屬語的殘留現象或衍生的文化現象產生關聯。邢公畹在探討原始漢臺語複輔音聲母的演替系列時曾指出「風」字是一個謎，³³尉遲治平由「風」與「鳳」等關聯，提出了夷語走廊的說法，認為「鳳」是東夷綜合圖騰，「風」不僅是漢臺語比較中的一個謎，也是整個東亞語言的一個謎。³⁴佛經音義的解釋則為破解這些「謎」題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線索。

三、漚以及與乳製品有關的外來詞

漢語中與乳製品有關的外來詞有「酪」、「酥」、「醍醐」、「漚」等。《玄應音義》凡五釋「漚」，如卷4釋《密迹金剛力士經》中「淳漚」一詞云：「乳汁曰漚。今江南亦呼乳爲漚也。」卷8釋《維摩詰所說經》上卷中「牛漚」云：「《通俗文》：『乳汁曰漚。』今江南亦呼乳爲漚也。」卷12釋《修行道地經》第一卷中「漚現」云：「《通俗文》：『乳汁曰漚。』今江南人亦呼乳爲漚。」³⁵據玄應所釋，「漚」是東漢時的俗語詞，後成爲江南一帶的方言詞，義同乳，指乳汁。《說文》：「漚，乳汁也。」³⁶宋本《玉篇》釋「漚」亦云「江南人呼乳爲漚」。據《穆天子傳》卷4云，巨蒐之人「因具牛羊之漚，以洗天子之足。」郭璞注：「漚，乳也。今江南人亦呼乳爲漚，音寒³⁷東反。」³⁸又《史記》〈匈奴列傳〉載漢使中行說力勸單于「得漢食物

31 清·王先謙，《釋名疏證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頁3-4。

32 龔群虎，《漢泰關係詞的時間層次》（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頁122。

33 邢公畹，〈原始漢臺語複輔音聲母的演替系列〉，《語言文字學術論文集——慶祝王力先生學術活動五十周年》（上海：知識出版社，1989），頁674；〈漢語和侗泰語裏的-m，-ŋ交替現象〉，《民族語文》1986.4(8月): 13。

34 尉遲治平，〈「風」之謎和夷語走廊〉，《語言研究》1995.2: 24。

35 又卷17釋《出曜論》第8卷牛漚和卷20釋《六度集經》第2卷漚流。

36 《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237。

37 「寒」似有誤。漚，《廣韻》多貢切，端母送韻；又竹用切，知母鍾韻。

38 《穆天子傳》（北京：中華書局，1985），《叢書集成初編》第3436冊，頁21。

皆去之，以示不如湏酪之便美也。」³⁹《列子》卷6：「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湏有餘。」⁴⁰佛經中也有用例，如吳康僧會譯《六度集經》第1卷：「吾自無數劫來，飲母乳湏。」(3/4c) 又第3卷：「母捉其乳，天令湏射，遍百子口。」(3/14c)

「湏」最初可能是一個外來詞。據《漢書》〈百官公卿表〉載其時將管理家馬的官員家馬令更名為「捫馬」，應邵注：「主乳馬，取其汁捫治之。味酢可飲，因以名官也。」如淳注：「主乳馬，以韋革為夾兜，受數斗，盛馬乳，捫取其上肥，因名曰捫馬。」⁴¹蒲立本(Edwin Pulleyblank)《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說可把「捫」看作是「湏」的另一種寫法。「酏」與「捫」諧聲，《廣韻》釋為馬酪，即馬乳酒。「捫」中古有兩種讀音：duŋ 和 duŋ̄，「湏」中古也有幾種讀音：tuŋ̄ (《廣韻》)，t̄ioŋ̄ (《字林》)，t̄oŋ̄，t̄oŋ̄ (《集韻》所加)，認為在確定它的漢代讀音的時候就會有多種選擇的可能性，「這是證明它不是漢語來源的內部證據」。「這個詞所以會有多種讀音，最好是這樣去解釋[t̄oŋ̄]、[t̄oŋ̄]或[doŋ̄]之類讀音的形成過程：由於它是一個外語詞，開始的時候建立不起一個穩固的漢語讀音。後來在原有讀音的基礎上這個字的讀音得到糾正。因為上古漢語-oŋ̄發展為中古的-uŋ̄，所以我們可以把讀音-oŋ̄解釋為中古漢語，它來自更早的-uŋ̄。在長元音喻化以後，翻譯的人似乎覺得-ioŋ̄比任何一種短元音的讀音能夠更好地對譯這個外來詞語，因此就出現了新的對音 M.t̄ iōŋ̄ 或 M.t̄ iōŋ̄。」⁴²

酏是用馬奶製成的酪。史有為《異文化的使者——外來詞》一書說：「酪，被認為是漢語固有詞，是漢代所造字，最初是指一種酒。用牛、馬乳汁均可製成，以後纔專指乳漿、乳酪。」⁴³據《漢書》〈禮樂志〉載：「師學百四十二人，其七十二人給大官捫馬酒，其七十人可罷。」李奇注：「以馬乳為酒，撞捫乃成也。」顏師古注：「馬酪味如酒，而飲之亦可醉，故呼馬酒

39 《史記》，卷110〈匈奴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2899。

40 《列子》(長沙：嶽麓書社，1996)，《諸子集成》第4冊，頁62。

41 《漢書》，卷19上〈百官公卿表〉，頁730。

42 蒲立本著，潘悟雲、徐文堪譯，《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182-186。

43 史有為，《異文化的使者——外來詞》(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頁124。

也。」⁴⁴蒲立本《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一書指出酪「確切的意義是酸的或發酵過的奶，即結成凝乳的牛奶、羊奶，或者是發酵過的但還沒有結成凝乳的馬奶，稱作馬乳酒。」蒙古語中表示用酸牛奶製成的飲料airay的古蒙古語形式是ayiray，蒲立本認為可能來自古代匈奴語的yrak或grak，蒙古語無法處理這些複輔音，就譯成ayiray，而漢語中的酪為flak > lak > lao，兩詞的發音非常接近，可能借自於一個共同的詞源。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一書將酪的上古音構擬為g.rak，指出其當譯自匈奴語。⁴⁵潘悟雲的擬音更清楚地表明了漢語酪與匈奴語yrak或grak的語源關係。

酪可指馬乳酒，又可指用牛、馬、羊的乳煉成的食品。酥是酪的表皮部分，醍醐又是酥的表皮部分。據宋人寇宗奭《本草衍義》卷16曰：「作酪時，上一重凝者為酪面。酪面上，其色如油者為醍醐，熬之即出，不可多得，極甘美。」⁴⁶元人忽思慧《飲膳正要》卷2曰：「酥油，牛乳中取浮凝熬而為酥。醍醐油，取上等酥油約重千斤之上者煎熬過濾淨，用大磁甕貯之。冬月取甕中心不凍者謂之醍醐。」⁴⁷明人李時珍《本草綱目》卷50引《飲膳正要》云製酪和酥，「用乳半杓，鍋內炒過。入餘乳熬數十沸。常以杓縱橫攪之，乃傾出罐盛。待冷，掠取浮皮以為酥。入舊酪少許，紙封放之，即成矣。」又曰「酥乃酪之浮面所成」，引《臞仙神隱》說其造法曰：「以牛乳入鍋煮二三沸，傾入盆內冷定，待面結皮，取皮再煎，油出去渣，入在鍋內，即成酥油。一法：以桶盛乳，以木安板，搗半日，焦沫出，撇取煎去焦皮，即成酥也。」⁴⁸

酥，《說文》無，王力《漢語史稿》指出其為西域借詞。⁴⁹《玉篇》：「酥，酪也。」⁵⁰《新唐書》〈地理志〉載慶州順化郡「土貢：胡女布、牛

44 《漢書》，卷22〈禮樂志〉，頁1074-1075。

45 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頁269。

46 宋·寇宗奭，《本草衍義》，《叢書集成初編》第1430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78。

47 元·忽思慧，《飲膳正要》，《四部叢刊續編》第50冊（上海：上海書店，據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重印），頁9。

48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7），頁1750。

49 王力，《漢語史稿》（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頁518。

50 《宋本玉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頁533。

酥、麪、蠟。」⁵¹酥，最初寫作「蘇」。如：

譬如陶家，埏埴作器，或盛甘露蜜，或盛酪蘇麻油，或盛釀飲食。（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藥草品〉第五，9/85a）

若如彼陶家，埏埴作瓦器。或盛甘露蜜，或受蘇油食。（同上，9/85c）

稍著油蘇，以用然（燃）燈，供養此經，勤修不懈。（西晉竺法護譯《正法華經》〈總持品〉第二十四，9/130c）

世尊，我於今朝多與兒蘇，恐不能消將無夭壽，唯願如來為我解說。（北凉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 4，12/385c）

我說甘蔗，粳米石蜜，一切穀麥，及黑石蜜，乳酪蘇油，以為美食。（同上，12/386a）

善男子，乳時無酪，亦無生蘇、熟蘇、醍醐，一切眾生亦謂是乳，是故我言乳中無酪。（北凉曇無讖譯《大般涅槃經》卷 28，12/530b）

婦人不粉黛，以蘇澤發。（《新唐書》〈南蠻傳上·南詔上〉）

據李時珍《本草綱目》卷 50 引張弘景曰：「酥出外國，亦從益州來，本牛羊乳所作也。」⁵²蒲立本《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一書認為「它的本義、較為確切的意義是指奶油」。「『蘇』是漢代對音中普遍使用的字，無疑是漢語中的一個借詞。中古漢語的發音 sou 從更早的 safi 發展而來。」⁵³

考藏緬語中脂肪油却域稱為 tsa⁵⁵，普米（九龍）稱為 tsa³⁵，景頗稱為 sau³⁵。⁵⁴據李時珍《本草綱目》所說「酥出外國，亦從益州來」，⁵⁵酥可能來自西南一帶的藏語。原先譯作「蘇」，後來纔寫作「酥」。據《希麟音義》卷 7 釋《金剛壽命陀羅尼念誦法》中「搵蘇」載，「下素姑反。紫蘇草也。按：經『搵蘇』字合作『酥』。《切韻》：酥，乳酪也。」可見宋遼時酥的乳酪義已融入漢語中，人們已不認為「蘇」是外來詞，故希麟為佛經作音義時認為「蘇」字應作「酥」。

醍醐，又寫作𩚑醐、𩚑醐、𩚑醐、𩚑醐等。蒲立本《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指出「醍醐」在《說文》中意為「酪之精者」，發音與蒙古語詞非常一

51 《新唐書》，卷 37 〈地理志〉（北京：中華書局，1975），頁 969。

52 同註 48。

53 蒲立本，《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頁 185。

54 據黃布凡主編《藏緬語族語言詞彙》（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1992），頁 149。

55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頁 1750。

致。據其引 Poppe 對此詞的研究稱「原始蒙古語 ti 或 ti 變成了蒙古共同語中的 ci」，由此認為可構擬 tīga(n) 或 tīga(n) 作為馬乳酒 cige(n) 的原始形式，而醍醐為 def-gafi，且漢語中 t（飴）和 d（醍）互讀，因此似可假設馬乳酒 cige(n) 和醍醐皆借自匈奴語。⁵⁶ 醍可能與蒙古語 cige(n) 有關。醍與提諧聲，上古為 gj-。《左傳》中提彌明又作祁彌明。其語音演變為 ci- < ki-(gi-)，g.le-ga > dega，cige(n) 與 kiga(n) 相近。據慧琳轉錄雲公所釋《大般涅槃經》第 3 卷中「飴糊」云：「上徒奚反，下戶姑反。蘇中清液也。經作醍醐，非正體也。」雲公以飴糊為正體。又據《玄應音義》釋此詞云：

徒奚反，下戶孤反。《通俗文》：酪酥謂之飴餹。經文作諦，非也。（卷 7 《正法華經》）

提胡二音。《通俗文》：酪酥謂之飴餹。律文作醍，音體。《字書》：醍，酒也。《周禮》：四曰醍齊。鄭玄曰：醍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也。《釋名》云：醍齊色赤如醍也。《禮運》「醍酒在堂」是也。醍，經史所無，未詳何出。近世梁時處士阮孝緒作《文字集略》有醍醐二字，此書甚淺俗，音體並無所據也。（卷 14 釋《四分律》第 40 卷）⁵⁷

徒奚反，下戶孤反。《通俗文》：酪蘇謂之飴餹。蘇酪精醇者也。（卷 21 釋《大菩薩藏經》第 7 卷）

徒奚反，下戶孤反。謂蘇酪之精醇者也。《通俗文》「酪蘇謂之飴餹」是也。（卷 21 釋《解深密經》第 1 卷）

音提胡，酥酪之精醇者曰飴餹。《通俗文》「酪酥謂之飴餹」是也。（卷 22 釋《瑜伽師地論》第 69 卷）

玄應五釋此詞，亦皆以飴糊為正，醍醐為後起字。慧琳亦七釋此詞，指出醍醐是俗用字。如：

上音提，從食從氏，丁禮反。經從互，誤也。下音胡。飴糊即蘇中精醇者，不論冬夏，常清不凝，能入人肌肉。或從酉作醍醐，俗用亦通也。（卷 13 釋《大寶積經》第 41 卷飴糊）⁵⁸

56 同註 53，頁 186。

57 此據磧砂藏本，麗藏本為：「音提胡。《通俗文》：酪酥謂之飴餹。律文作醍，音體。《字書》：醍，酒也。醐，尋檢所無，此應近作耳。」《慧琳音義》卷 59 轉錄亦同。

58 又：亭泥反，下音胡。案：醍醐，酥之精粹也。乳中精者名酥，酥中精者名醍醐。（卷 11 釋《大寶積經》第 5 卷醍醐）

又考《希麟音義》釋此詞亦云：

上徒奚反，下戶姑反。《說文》作飴糊二形，云：酪中出酥，酥中清液也。案《本草》治熱毒，去眾風疾，涼藥也。（卷 4 釋《大乘本生心地觀經》醍醐）

據玄應、雲公、慧琳和希麟所釋，可知醍醐是個記音字，形體不定，至遲在東漢已出現，《通俗文》寫作「飴糊」。醍醐在佛經中指純淨的奶油或由牛乳精製而成的酥酪。在古代印度，醍醐是牛乳中的美味精品，不僅是味中極品，而且還是治諸病的妙藥，故佛經中每以醍醐比喻涅槃、佛性、真實教等。如《涅槃經》卷 14 云：「譬如從牛出乳，從乳出酪，從酪出生酥，從生酥出熟酥，從熟酥出醍醐，醍醐最上，若有服者，眾病皆除，所有諸藥，悉入其中。善男子！佛亦如是。從佛出十二部經，從十二部經出修多羅，從修多羅出方等經，從方等經出般若波羅蜜，從般若波羅蜜出大涅槃，猶如醍醐。言醍醐者，喻於佛性，佛性者，即是如來。善男子！以是義故，說言如來，所有功德，無量無邊，不可稱計。」（12/449a）又如《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卷 1：「一素坦纜，二毗奈耶，三阿毗達磨，四般若波羅蜜多，五陀羅尼門。此五種藏，教化有情，隨所應度而為說之。……此五法藏，譬如乳、酪、生蘇、熟蘇及妙醍醐。契經如乳，調伏如酪。對法教者，如彼生蘇。大乘般若，猶如熟蘇。總持門者，譬如醍醐。醍醐之味，乳、酪、蘇中微妙第一，能除諸病，令諸有情，自心安樂。總持門者，契經中為第一，能除重罪，令諸眾生解脫生死，速證涅槃安樂法身。」（8/868c）經中以五味之相生比喻如來所說教法之深淺。醍醐由最好的美味義引申而喻有智慧義，

上音提，下音胡。醍醐者，酥中之膏，至清者名曰醍醐，能治眾病。形聲字也。（卷 41 釋《大乘理趣六波羅蜜多經》第 1 卷醍醐）

上音提，下音胡。《韻詮》云：酥之至精醇者。以細滑，故常不凝，如清油香，名曰醍（醍）醐。（卷 60 釋《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律》第 13 卷醍醐）

上第泥反，下戶姑反。醍醐出酥中，至精不凝者也。《文字典說》並從西，從是省及胡聲。（卷 72 釋《阿毗達磨顯宗論》第 29 卷醍醐）

上弟泥反，下戶孤反。《文字集略》曰：醍醐是酥酪之精醇者。《古今正字》並從西，是胡皆聲。（卷 76 釋《百千誦大集經地藏菩薩請問法身贊》醍醐）

上第奚反，下戶孤反。《考聲》云：醍醐，蘇中不疑（凝）者也。集本從水作混湖字，非也。（卷 96 釋《弘明集》第 6 卷醍醐）

佛經中往往用醍醐灌頂比喻通過智慧啓迪來使人產生靈感，從而大徹大悟，除却煩惱，心地清快。如《維摩詰經講經文》（四）：「又所蒙處分，令問維摩，聞名之如露入心，共語似醍醐灌頂。」⁵⁹詩文中亦用以比喻清涼舒適，或對事理的豁然貫通。如《水滸傳》第42回：「宋江覺道這酒馨香馥鬱，如醍醐灌頂，甘露灑心。」⁶⁰

酥酪之精醇者的漢譯由飴糊到醍醐與酒的釀製有關。醍，本指一種淺紅色的清酒。《玉篇》：「醍，酒紅色。」《禮記》〈禮運〉：「醴醑在戶，粢醑在堂，澄酒在下。」⁶¹鄭玄注《周禮》：「五齊，一曰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醑齊，五曰沈齊。」醑齊，今本《周禮》〈天官·酒正〉作緹齊。鄭玄注：「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⁶²陳澧《禮記集說》卷4：「粢醑即《周禮》醑齊，酒成而紅赤色也。」⁶³《周禮》所說五齊指釀酒的工藝流程。泛齊謂穀物初期發酵，膨脹浮泛，二氧化碳氣上升。醴齊謂穀物開始糖化，散發甜味。盎齊謂穀物繼續發酵，氣泡增多增大，發出響聲。醑齊謂出現酒精成分，發酵液的顏色由黃變紅。沈齊謂氣泡消失，酒糟下沉，發酵完成。如再將這種帶糟的酒倒在楚國出產的一種菁茅上，濾去酒糟，即成清酒，亦稱清酌。如果再經過蒸餾，則成酒精含量較高的燒酒。

據元代忽思慧所撰《飲膳正要》卷3〈米穀品〉說：「阿刺吉酒味甘辣，大熱，有大毒，主消冷堅積去寒氣。用好酒蒸熬取露成阿刺吉。」⁶⁴李時珍《本草綱目》卷25「燒酒」條亦說：「燒酒非古法也。自元時始創其法，用濃酒和糟入甌，蒸令氣上，用器承取滴露。凡酸壞之酒，皆可蒸燒。近時惟以糯米或粳米或黍或秫或大麥蒸熟，和麴釀甕中七日，以甌蒸取，其清如水，味極濃烈，蓋酒露也。」⁶⁵阿刺吉是外來詞，勞費爾（Berthold Laufer）《中國伊朗編》說此詞源自阿拉伯語‘araq。⁶⁶

59 黃征、張涌泉，《敦煌變文校注》（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862。

60 明·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全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頁526。

61 《禮記》（北京：中華書局，1980），《十三經注疏》，頁1416中欄。

62 《周禮》（北京：中華書局，1980），《十三經注疏》，頁668下欄。

63 陳澧，《禮記集說》，《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1冊，頁800下欄。

64 元·忽思慧，《飲膳正要》，《四部叢刊續編》第50冊，頁6。

65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頁1166。

66 勞費爾著，林筠因譯，《中國伊朗編：中國對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貢獻》（北京：商務印書

阿刺吉又寫作軋賴機、阿爾奇、哈刺基等。據元人朱德潤〈軋賴機酒賦〉序說：「至正甲申冬，推官馮時可惠以軋賴機酒，命僕賦之，蓋譯語謂重釀酒也。」⁶⁷至正甲申即 1344 年。與朱德潤同時的許有壬〈咏酒露次解怨齋韻〉序亦云：「世以水火鼎煉酒取露，氣烈而清，秋空沆瀣不過也。雖敗酒亦可為。其法出西域，由尙方達貴家，今汗漫天下矣。譯曰阿爾奇云。」⁶⁸又據葉子奇《草木子》卷之 3 下〈雜制篇〉說：「法酒，用器燒酒之精液取之，名曰哈刺基。酒極醲烈，其清如水，蓋酒露也。」「每歲於冀寧等路造葡萄酒，八月至太行山中辨其真偽。真者不冰，傾之則流注，偽者雜水即冰凌而腹堅矣。其久藏者，中有一塊，雖極寒，其餘皆冰而此不冰，蓋葡萄酒之精液也。飲之則令人透腋而死。二、三年宿葡萄酒，飲之有大毒，亦令人死。此皆元朝之法酒，古無有也。」⁶⁹黃時鑑〈阿刺吉與中國燒酒的起始〉一文指出：「從元代起，阿刺吉這個源自阿拉伯語>波斯語的詞彙，不僅有多種漢語的音譯，而且進入了蒙古語、維吾爾語、藏語和滿語。在蒙古語中，原有 darasun（答刺速）一詞，義為酒。後又有 ariqi，義為酒，在牧區用以指稱蒸餾發酵的乳水而製成的酒；有 araja，義為頭次回鍋奶酒，也是蒸餾製成。蒙古語中的 ariqi 和 araja 顯然也借自阿拉伯語>波斯語的‘araq。」⁷⁰

勞費爾《中國伊朗編》說蒙古文傳奇史詩〈格斯爾傳〉中列舉了八種酒名，「據說都是很神妙地用阿刺吉（araki，亞力酒，白蘭地）蒸餾而成的。那八種酒是：aradsa(araja), xoradsa 或 xuradsa, siradsa, boradsa, takpa, tikpa, marba, mirba。」aradsa, xoradsa 或 xuradsa, siradsa 和 boradsa 這些字都有著相同的詞尾。第一個字按科發列夫斯基字典裏的定義是「烈性的乳酒，酒精」。滿洲語有一個相等字 arcan（乳製的酒），而滿洲語的 arjan 指的是任何酒類。xoradsa 或 xuradsa 也許是來自蒙古語 xuru-t（-t 是複數的詞尾），相當

館，2001），頁 61。黃時鑑，〈阿刺吉與中國燒酒的起始〉（《文史》第 31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 159-171）一文對此考證甚詳，此從略。

67 元·朱德潤，〈軋賴機酒賦〉，《存復齋文集》卷 3，《四部叢刊續編》第 50 冊，頁 6。

68 元·許有壬，〈咏酒露次解怨齋韻〉，《至正集》卷 16，《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11 冊，頁 120。

69 明·葉子奇，《草木子》，《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66 冊，頁 781。

70 黃時鑑，〈阿刺吉與中國燒酒的起始〉，《文史》第 31 輯（北京：中華書局，1988），頁 166。

於滿洲語的kuru，指「發了酵的馬乳所製的一種乾酪，或是牛羊乳加糖製成的乾酪，有時壓成各種形狀。」⁷¹黃時鑑〈阿剌吉與中國燒酒的起始〉一文進一步指出，「說這四個詞『都有相同的詞尾』無疑是正確的，實際上這相同的詞尾也是相同的詞根，即aradsa(araja)。第一個詞aradsa義為頭次回鍋的奶酒。第二、三、四個詞當是從aradsa派生出來的。xoradsa或xuradsa義為二次回鍋奶酒，而不是什麼乾酪，這詞的詞頭xo-或xu-可能得自蒙古語的xoyar(hoyar)，義為二。siradsa義為三次回鍋的酒，si-這個詞頭很可能來自波斯語si，義為三；由於ariqi本身已是蒸餾製成的酒，因而釋此詞為『蒸餾四次的酒』自無不可。至於第四個詞boradsa，勞費爾說bor在蒙古語中有酒的意義，而伯希和則曾指出bor是一個突厥語詞，義為葡萄酒。bor在《蒙古秘史》第二八一節中出現過一次，總譯寫作『孛兒』，義為葡萄酒。克勞森對這個詞給出了這樣的語源關係：蒙古語bor < 維吾爾語、突厥語bor < 中世波斯語bor < 希臘語Β'ότπυς，意為葡萄酒。那末，聯繫前面三個詞的構詞法來考慮，boradsa當係bor與aradsa二詞綴合而成，它的意思很可能是葡萄燒酒。」⁷²

醍醐和阿剌吉皆為來自西域的外來詞，醍醐和回鍋奶酒以及燒酒在製作方法上又有相似之處，皆經過提煉取其精華而成，故表酪中的精純之義的醍醐、醍糊等記音詞後由此意義上的關聯，又可寫作表示紅色清酒的「醍」及因「醍」的西旁而類推的「醐」。這也導致蒲立本《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一書所說對醍醐的定義存在著相互矛盾之處，「有的把它定義為馬乳酒，有的定義為純淨的奶油，但有一點是相同的——即醍醐是一種半透明的液體。」⁷³日本有的學者或許因此而誤將《元史》指掌黑馬奶者的哈刺赤一詞與阿拉伯語的araq、《飲膳正要》中的阿剌吉、《草木子》中的哈刺基相提並論，並指為馬乳酒。⁷⁴

71 勞費爾著，林筠因譯，《中國伊朗編》，頁61。

72 黃時鑑，〈阿剌吉與中國燒酒的起始〉，《文史》第31輯，頁167。

73 蒲立本，《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頁187。

74 此據方齡貴《古典戲曲外來語考釋詞典》引小林高四郎《蒙古史論考》（東京：雄山閣，1983）第八〈關於蒙古人之飲物及其名稱〉所介紹。方齡貴釋哈刺赤一詞指出：「《元史》之哈刺赤以馬乳酒誌之，窒礙難通，仍以訓為管黑馬奶的人為妥。」（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1，頁283）

據《元史》卷 128〈土土哈傳〉載，班都察「嘗侍左右，掌尙方馬畜，歲時捫馬乳以進，色清而味美，號黑馬乳，因目其屬曰哈刺赤。」⁷⁵又據虞集《道園學古錄》卷 23〈句容郡王世績碑〉載，元世祖西征大理，南取宋，欽察人奉馬湏以供，「馬湏尙黑者，國人謂黑爲哈刺，故別號其人哈刺赤。」⁷⁶考南宋彭大雅撰《黑韃事略》載南宋使臣：「初到金帳，韃主飲以馬奶，色清而味甜，與尋常色白而濁、味酸而羶者大不同，名曰黑馬奶，蓋清黑。問之，則云：『此實撞之七八日，撞多則氣清，清則氣不羶。』」⁷⁷據《黑韃事略》所說，黑馬奶的黑是就其清冽程度而言，與純的乳白色的馬奶相比而顯得黑一些，元人謂黑爲哈刺。因而實際上馬奶、馬乳酒和阿刺吉並不相同，與《元史》中的哈刺基更是兩回事。⁷⁸高本漢《語言學和古代中國》一書在論及 arrak 時也說到〈李陵答蘇武書〉中「臄肉酪漿，以充饑渴」中的「酪」即 rak（突厥語 raqi）的譯音，認爲酪來自阿拉伯語 'arak 的更早形式 rak。⁷⁹鄭張尚芳〈「蠻夷戎狄」語源考〉一文也認爲「酪」可能即匈奴語 arak 或 araq 的譯音。⁸⁰劉正琰〈漢語外來語的歷史回顧和詞源考證〉一文說到聞宥據有關文獻記載認爲漢語之「酪」與「阿拉吉」無關，高本漢之說不足信。⁸¹聞宥所舉文獻用例爲明周憲王〈元宮詞〉：「獨木涼亭錫宴時，年年巡幸孟秋

75 《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頁 3132。

76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07 冊，頁 337。

77 宋·彭大雅，《黑韃事略》，《叢書集成初編》第 3177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13。

78 蒲立本《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附錄《匈奴語》指出，「酪是一種奶製品，可能含酒精也可能不含酒精。阿刺吉等通常指蒸餾出的一種酒，祇是在用馬乳酒作爲製作阿刺吉主要原料的遊牧民族中，這個詞纔變得和馬乳酒特別有關。」頁 179。又據十三世紀到過蒙古的傳教士魯不魯乞《出使蒙古記》一書說，製作馬奶子酒是先將新鮮的馬奶子倒入革囊，然後用一個特製的木棒快速攪動。馬奶子在木棒的快速攪動下開始發出氣泡來，隨著攪動的加速和延續，氣泡越來越多，馬奶子就開始發酵變酸，一些雜質沈澱下去，奶油被分離出來，飄在表面，將雜質與奶油撈出後，再繼續攪動，直到革囊中的馬奶子充分發酵成爲馬奶子酒。Guillaume de Rubruquis, *The Journey of William of Rubruck to the Eastern Parts of the World*, translated by W. W. Rockhill, 1900, p. 67.

79 史有爲，《異文化的使者——外來詞》（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頁 124。

80 鄭張尚芳，〈「蠻夷戎狄」語源考〉，《揚州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叢刊（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8），頁 96-111。

81 劉正琰，〈漢語外來詞的歷史回顧和詞源考證〉，《百科知識》1983.11(11月): 23。

歸。紅妝小伎頻催酌，醉倒花前阿拉吉。」⁸²周憲王詞中的阿拉吉即阿刺吉，誠如劉正埏轉引聞宥所說，酪不是阿刺吉，但酪可以指酸的或發酵過的奶，即結成凝乳的牛奶、羊奶，也可以指發酵過的但還沒有結成凝乳的馬奶，即馬乳酒。據《玄應音義》卷25釋《阿毗達磨順正理論》第19卷「乳酪」說，酪「謂未漉酒者也，言乳能成酪，酪能成酒也。」酪為未過濾的酒。如杜甫〈客至〉：「盤飧市酒無兼味，樽酒家貧祇舊酪。」⁸³乳可成酪，又可成酪，故阿刺吉與指結成凝乳的奶酪無關，但其與指馬乳酒的酪在製作方法上相似，高本漢所說表明二者在語源上或有一定的關聯，也可能阿刺吉源自指馬乳酒的酪（rak < arak）。

四、齧麩、鐺饅等與麵製品有關的外來詞

佛經中記載了一些有關麵食的詞語，反映了當時西域一帶的麵食製品傳入中土的狀況。據《慧琳音義》卷35釋《佛說一字轉輪王佛頂呪經》中「乳麩」之「麩」一詞說：「偷口反。以牛乳和麵酥煮油餅也。」慧琳指出麩為一種油餅。佛經中又有「齧麩」一詞。如唐阿地瞿多譯《陀羅尼集經》第12卷載：「薄餅齧麩饅頭各五百枚。」（18/894a）《慧琳音義》卷37釋此詞說：「上音浮，下偷口反。俗字也。諸字書本無此字。顏之推《證俗音》從食作餠，與《字鏡》與《考聲》、祝氏《切韻》等並從麥作齧麩，音與上同。顧公云今內國餠以油酥煮之。案：此油餅本是胡食，中國效之，微有改變，所以近代方有此名。諸儒隨意制字，元無正體，未知孰是。胡食者即鐺饅、燒餅、胡餅、搭納等是。」⁸⁴由慧琳所釋可知，齧麩以油酥煮之，本是胡食，中國效之，微有改變。⁸⁵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書中

82 周憲王，即明太祖孫子朱有燉（1379-1439）。明太祖子朱橚封周王，諡號定，世稱周定王。有燉為朱橚子，襲封，諡號憲，故世稱周憲王。

83 唐·杜甫，〈客至〉，《杜詩詳註》第2冊（北京：中華書局），頁793。

84 《考聲》、祝氏《切韻》為兩本韻書，魏南安主編《重編一切經音義》誤作「《考聲祝氏切韻》」。魏南安，《重編一切經音義》（臺北：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1997），頁611。

85 據《齊民要術》〈餅法〉介紹作餠餹：「盤水中浸劑，於漆盤背上水作者，省脂。亦得十日軟；然久停則堅。乾劑於腕上手挽作，勿著勃。入脂浮出，即急翻，以杖周正之。但任其起，勿刺令穿；熟，乃出之。一面白，一面赤，輪緣亦赤，軟而可愛。久停亦不堅。若待

說：「𩚑𩚑，源順《和名類聚鈔》鈔作𩚑𩚑，音部斗，亦作𩚑（𩚑）𩚑，謂爲油煎餅。大約即《齊民要術》中之𩚑𩚑也。」⁸⁶唐時又有「𩚑𩚑」，亦爲油煎餅。寒山〈低眼鄒公妻〉：「只爲著破裙，吃他殘𩚑𩚑。」⁸⁷《廣韻》：「𩚑，𩚑𩚑，糗餅。」⁸⁸宋吳炯《五總志》：「干寶〈司徒儀〉曰：祭用𩚑𩚑。晉制呼爲擗餅，又曰寒具，今日饊子。」⁸⁹

慧琳釋《陀羅尼集經》第12卷中「𩚑𩚑」一詞說到的「𩚑𩚑」一詞也是來自西域的食品。據唐李匡乂《資暇集》卷下曰：「畢羅者，蕃中畢氏、羅氏好食此味，今字從『食』，非也。」⁹⁰「𩚑𩚑」是一個記音詞，最初寫作「畢羅」，後加「食」旁而成爲形聲字。據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4載，「天寶中進士有東西棚，各有聲勢，稍僖者多會於酒樓食畢羅。」⁹¹又據其《酉陽雜俎》卷7〈酒食〉載，「今衣冠家名食，有蕭家餛飩，瀉去湯肥，可以淪茗。庾家糗子，白瑩如玉。韓約能作櫻桃𩚑𩚑，其色不變。」⁹²可見𩚑𩚑也可以是甜食。明人楊慎《升庵外集》〈畢羅〉說：「𩚑𩚑今北人呼爲波波，南人訛爲磨磨。」⁹³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一書指出，「升庵諸人之言近於臆說。𩚑𩚑既非波波，亦非磨磨，或因畢國得名，乃是今日中

熟始翻，杖刺作孔者，洩其潤氣，堅硬不好。法：須甕盛，濕布蓋口；則常有潤澤，甚佳。任意所便，滑而且美。」（石聲漢，《齊民要術今釋》，北京：科學出版社，1958，頁657）

86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頁50。周振鶴、游汝傑《方言與中國文化》亦曰「有一種著名的胡食在長安方言裏叫『𩚑𩚑』（或作畢羅），就是今天依然盛行於新疆和一些北方城市的『抓飯』。唐代長安的東市和長興里都設有專賣『畢羅』的店鋪。畢羅是外來詞，印度原名叫pilau，或pilow、pilaf，本是伊斯蘭教諸民族的食物，吃的時候用手抓，後來纔意譯爲『抓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頁224）張慶〈唐代長安的胡食風尚〉一文說：「𩚑𩚑，亦作畢羅，是中亞、西域一帶信仰伊斯蘭教的民族所喜愛的食物。它用大米、肉類、果蔬等食料合在一起蒸爛而成，因用手抓著吃，故稱抓飯。」《文史知識》1993.9(9月): 44。

87 項楚，《寒山詩注》（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118。

88 余迺永，《新校互注宋本廣韻》（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頁327。

89 宋·吳炯，《五總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63冊，頁809。

90 江藍生、曹廣順《唐五代語言詞典》釋畢羅爲「帶餡的麵食品」，引李匡乂《資暇集》，按語云：「《資暇集》所云恐非確話。」（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頁22。

91 唐·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47冊，頁795。

92 同上註，頁685。

93 明·楊升庵，《升庵外集》卷69，《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70冊，頁682。

亞、印度、新疆等處伊斯蘭教民族中所盛行之抓飯耳。抓飯印度名 pilau，亦作 pilow、pilaf，英國 H. Yule 及 A. C. Burnell 所著 *Hobson-Jobson* (pp.710-711) 述此甚詳，與波波、磨磨截然二事。餠籩蓋純然為譯音也。」⁹⁴ 吳曉鈴〈「餠籩」究竟是什麼〉一文認為「餠籩是伊斯蘭教的主食，即將稻米拌以酥油，和以牛羊肉或魚肉、乾鮮水果如葡萄乾、菠蘿、芒果之類，調以丁香、肉桂、胡椒、咖喱等香料，蒸熟後食用。」『餠籩』一詞原自伊朗語，作 pi·lau'，或 pi·law，土耳其語作 poläk。印度語作 polāb，或作 palāb。土耳其語的-k和印度語的-b(-v 讀重唇，故音變為-b)，都屬詞尾，習慣上並不讀出。我國維吾爾族語讀作 p'olo，哈薩克族語作 p'alu，柯爾克孜族語作 p'olu。『餠籩』應於唐代以前傳入我國，其詞見於南梁·顧野王《玉篇》可證，但是盛行於唐代，一直傳留到今天，即俗所謂『新疆抓飯』和『青海抓飯』是。」⁹⁵ 周磊〈釋「餠籩」及其它〉一文亦說，「烏魯木齊漢語方言叫做『抓飯[tʂua·fan]』，是新疆維吾爾族的傳統食品，維吾爾語叫做[polo]。『餠籩』是維吾爾語[polo]一詞的音譯。」指出「《資暇集》因為是唐時的作品，餠籩這種食品當時隨處可見，不需詳細描述，同時說明是少數民族的食品，只是就其詞的語源，做了推測，但並非如他人所說是蕃人畢氏、羅氏好食此物而得名。至於楊慎的波波、磨磨說則完全是憑想像得來的。」認為「關於餠籩一詞是西域少數民族食品名應無爭議，而說餠籩一詞是餅也無唐代史書的記載。」「抓飯可分為素抓飯和肉抓飯兩種。肉抓飯是用大米、羊肉、胡蘿蔔和較多的植物油和羊油悶製而成，素抓飯不放肉，而以乾果代替，如杏乾、葡萄乾等。乾果由於受到抓飯中油和水的浸泡蒸煮，其形狀飽滿如初，色澤鮮艷，跟新鮮果品幾乎無異。唐代長安韓約也是放入櫻桃而其色不變。由此可證實放到烤餅上的櫻桃經過烤製是無法飽滿如初，其色不變的。」⁹⁶

正如周磊所說，櫻桃放到烤餅上經過烤製後是無法飽滿如初，其色不變的，然也不能據以斷然認為餠籩不是麵食，且慧琳所釋將其與燒餅、胡餅等並列，其當然不會是燒餅或胡餅，但似與燒餅、胡餅等同為餅屬，可能與餠

94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頁 51-52。

95 吳曉鈴，〈「餠籩」究竟是什麼〉，《字詞天地》1985.1: 126。

96 周磊，〈釋「餠籩」及其他〉，《中國語文》2001.2(3月): 187。

麩同為油餅一類的食品，也可能是蒸餅一類的食品，或許正因為韓約所作櫻桃餛飩能其色不變，而此卻為常人所難以做到，故得以與蕭家餛飩和庾家饅子並為當時衣冠家名食。傳世文獻也有餛飩是餅的記載，如《玉篇》載：「餛，餛飩，餅屬。」《康熙字典》釋此詞引《玉篇》云：「餛飩，餅屬。用麵為之，中有餡。」⁹⁷《玉篇》為梁顧野王所撰，檢今存原本殘卷中無此詞，宋陳彭年增訂本《玉篇》雖無《康熙字典》所引「用麵為之，中有餡」，然亦可證餛飩是餅屬類食品。據宋高似孫《蟹略》卷 3「蟹餛飩」載：「《嶺表錄異》云：以蟹黃淋以五味，蒙以細麵為餛飩，珍美可尚。」⁹⁸宋初所撰醫藥典籍《太平聖惠方》卷 96 和卷 97 載有「豬肝餛飩方」、「羊腎餛飩方」和「羊肝餛飩方」的配料及製法。⁹⁹據明朱橚撰《普濟方》卷 258 載，「羊腎餛飩方，出《聖惠方》。治下焦虛損羸瘦，腰膝疼腫，或多小便。羊腎兩對，去脂膜，細切。附子五錢，炮裂，去皮臍，搗羅為末。乾薑一分，炮裂，搗末。肉苁蓉一兩，酒浸一宿，剖去皺皮，搗末。胡椒一錢，搗末。麵三兩。大棗七枚，煮熟，去皮核，研為膏。右將藥並棗及腎等拌和為餛飩餡，溲麵作餛飩，以數重濕紙裹，於糠火中煨，令紙焦藥熟，空腹食之。良久，宜食三兩匙溫水飲壓之。」¹⁰⁰明人蔣一葵《長安客話》卷 2 則指出：「籠蒸而食者皆為籠餅，亦曰炊餅。今畢羅、蒸餅、蒸卷、饅頭、包子、兜子之類是也。」¹⁰¹今方言中亦有稱「八羅」為餅的，據任碧笙〈「芝麻」、「胡

97 清·張玉書等編《康熙字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2002），頁 1420。

98 李祥林〈「餛飩」再考〉一文說，「從古代文字材料來看，首先可推斷餛飩不是飯食而是一種有餡心的麵點。如唐人劉恂專記嶺南物產的筆記《嶺表錄異》中就有『蟹黃餛飩』的記載：『……赤母蟹，內黃赤，膏如雞鴨子黃，肉白如豕膏，實其殼中。淋以五味，蒙以細麵為蟹黃餛飩，珍美可尚。』（宋·高似孫《蟹略》卷 3〈蟹饌〉中亦收有「蟹餛飩」，《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847 冊，頁 720。）這恰與《正字通》相印證。後者云：『餛飩，用麵為之，中有餡。』」認為「餛飩在中國古代主要是一種有形麵點，僅僅以今之『抓飯』釋之是於史有悖的。」《文史知識》1994.4(4月): 126-127。檢《四庫全書》本《嶺表錄異》（唐·劉恂撰）卷中為：「赤蟹，殼內黃赤膏，如雞鴨子黃，肉白，以和膏，實其殼中，淋以五味，蒙以細麵為蟹饌，珍美可尚。」《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589 冊，頁 91 上欄。饌，《叢書集成》本《嶺表錄異》為「飩」。（《叢書集成初編》第 3123 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 20）

99 宋·王懷隱、王祐，《太平聖惠方》（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8），頁 3098。

100 明·朱橚，《普濟方》，《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755 冊，頁 506 下欄。

101 明·蔣一葵，《長安客話》（北京：北京出版社，1960），頁 36。

麻」一文說，今青海農村有一種麵食叫「黑油八羅」，是將油用亞麻的果實即胡麻榨碎成黑褐色糊狀，包入麵中成直徑一寸的小麵餅，做成湯餅食用，亦可捲入麵中蒸成花捲食用。¹⁰²花捲是饅頭的一種，黃金貴《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一書對蒸餅、饅頭和包子的形制、功用等已作有考釋，¹⁰³此從略。據《集韻》，餠或作餅，亦可證餠饊是麥子所作的麵食。因此，如果說餠饊就是抓飯，那麼只能認為我國唐宋時西北一帶以麵食為主，因而儘管來自波斯語稱之 *pilaw* 的抓飯是稻米類食品，人們也以餅屬視之。據《太平廣記》卷 234「御廚」引《盧氏雜說》云：「翰林學士每遇賜食，有物若畢羅，形籠大，滋味香美，呼為『諸王修事』。」¹⁰⁴這種形似餠饊的「諸王修事」顯然與抓飯是不相似的。又據《清平山堂話本》〈快嘴李翠蓮記〉載，李翠蓮說自己「推得磨，搗得碓，受得辛苦吃得累。燒賣匾食有何難，三湯兩割我也會。」¹⁰⁵李翠蓮所說的燒賣是一種將米飯拌和肉、菜等的餡包在薄麵皮中的食品，疑餠饊可能與此有相似之處，既有用麵粉製成的薄皮，內中又包有稻米拌以酥油和肉、果等的餡。考慧琳釋麩為以「牛乳和麵酥煮油餅也」，又云「此油餅本是胡食」，「胡食者即餠饊、燒餅、胡餅、搭納等是」，而抓飯亦是以稻米拌以酥油和肉、果等蒸熟食用，或因二者製作方法相似，故《玉篇》等釋其為餅屬。至於《西陽雜俎》所載韓約的櫻桃餠饊今已被仿製成一種美食，據吳國棟〈櫻桃餠饊〉一文說：「餠饊是西安市飲食業於本世紀八十年代挖掘出的唐代風味小吃。這種小吃在唐代十分有名，係由西域傳入。當時除酒樓兼營外，還有許多專營餠饊的店鋪。據《西京城坊考》載，唐長安城內長興坊有餠饊店。據考證，餠饊既不是『抓飯』，也不是『八寶飯』，而是一種帶餡的麵食，可鹹可甜。」「現在的櫻桃餠饊，是參考歷史資料，結合當代情況，仿製而成。」此文在介紹了櫻桃餠饊的用料後還介紹其製法說，「將麵皮加上餡料，花邊向上，收口捏緊，在每個餠饊坯頂端正中放上一顆櫻桃。上籠後用中火蒸熟即可上席食用。要求皮薄透餡，餡料以綠菜為主，使成品色澤美觀。特點：形狀美觀，似榴花朵朵，綠色餠饊

102 任碧笙，〈「芝麻」、「胡麻」〉，《詞庫建設通訊》15(1998): 52-53。

103 黃金貴，《古代文化詞義集類辨考》（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頁 902-909。

104 《太平廣記》第 5 冊（北京：中華書局，1961），頁 1792。

105 明·洪梗，《清平山堂話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頁 31-32。

上放一顆紅櫻桃，紅綠相映，美觀悅目，鮮香味美，風味獨特。」¹⁰⁶

五、塔以及與塔有關的外來詞

「塔」是佛教東傳在漢語中出現的一個新詞。《說文新附》：「塔，西域浮屠也。」¹⁰⁷鄭珍《說文新附考》卷6曰：「塔初亦止借鞞，齊、梁間乃有塔字，葛洪始收之。」¹⁰⁸王力《漢語詞彙史》指出：「塔字最初見於晉·葛洪的《字苑》。這個名詞的產生大約在魏晉時代。」並舉《魏書》〈西域傳〉為例。¹⁰⁹《漢語大字典》引玄應所釋為據，首見書證為《南史》〈夷貊傳〉和《魏書》〈釋老志〉。¹¹⁰《漢語大詞典》的首見書證為南朝宋謝靈運〈山居賦〉。¹¹¹姚永銘〈一切經音義與詞語探源〉一文據慧琳轉錄《玄應音義》卷5所釋西晉竺法護譯《菩薩行五十緣身經》「佛塔」條，認為雖然玄應所見經文从革作鞞，但足以證明其時已有「塔」這個詞。¹¹²

上述有關「塔」的始見年代之說皆偏晚，實際上我們根據玄應所釋，已足可考知「塔」字早於晉代已出現。如《玄應音義》卷19收釋有《撰集百緣經》第7卷中「塔根」這一詞條，《撰集百緣經》為三國吳支謙所譯，又稱《百緣經》。檢此經中「塔」字已數見，如：

勅令造塔而供養之。（第2卷，4/209b）

106 吳國棟，〈櫻桃餠餡〉，《中國食品》1989.8: 23，「風味小吃」欄。

107 《說文解字》，頁290。

108 鄭珍，《說文新附考》，《叢書集成初編》第1101冊，頁271。

109 王力，《漢語詞彙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頁18。

110 《漢言大字典》（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1986），頁460。

111 《漢語大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88），頁1144-1145。

112 姚永銘，〈《一切經音義》與詞語探源〉，《中國語文》2001.2(3月): 166-168。《玄應音義》卷5釋《菩薩行五十緣身經》「佛塔」原文為：「他盍反。或云塔婆，或作偷婆，此云方墳，亦言廟，一義也。經文从革作鞞，公而反，囊也，亦防汗也。鞞非此義。」文中「汗」，磧砂藏、海山仙館叢書、宛委別藏本作「捍」。鞞，檢大正藏《菩薩行五十緣身經》作「塔」，如：「菩薩世世持雜香塗佛身，持善意施佛及上塔。用是故，諸天人作香風之香，持供養佛。」（17/773c）又：「菩薩世世作佛塔，持雜香塗之，用是故，佛所行處，珍寶香華，為散佛上。」（17/774a）又：「菩薩世世，持幢幡華蓋，雜種五色，持用上佛塔，用是故，自然生雜色幢幡蓋，隨佛而行。」（17/774b）

佛在摩竭提國，將諸比丘，漸次游行，到恒河側，見一故塔，毀落崩壞，無人修治。（第3卷，4/213b）

世尊即以髮爪，與頻婆娑羅王，於其宮內，造立塔寺。懸繒幡蓋，香花燈明，日三時供養。（第6卷，4/230a）

時彼偷人，聞王繫珠，著塔棖頭，密在心懷，即便偷取，匿而不出。時王聞已，塔棖失珠，生大瞋恚。（第8卷，4/243c）

據此可證「塔」至遲在三國時就已產生。又據我們檢佛經所載，實際上「塔」在東漢時已出現。如：

佛言：復置是三千天下七寶塔。（東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卷2，8/433a）

令人人作七寶塔，是輩人盡形壽供養。（同上）

悉起是七寶塔，皆是伎樂供養。（同上）

天化作金翅鳥飛來捧鉢去，併髮一處，供養起塔。（東漢竺大力共康孟詳譯《修行本起經》卷下，3/470a）¹¹³

「塔」是個外來詞，梵語原文為stūpa，譯作「窣堵波、蘇偷婆」等；巴利語為thupa，譯作「塔婆」，後「stūpa」的音節縮略為「tupa」，又可譯作「兜婆、偷婆」等。¹¹⁴如玄應數釋此詞云：

經中或作兜婆，或云塔婆，或言藪斗波，皆訛也。正言窣堵波，此云廟，或言方墳，皆義譯也。（卷10釋《地持論》第7卷偷婆）

或言偷婆，或言塔婆，或言藪斗波，正言窣睹波。（卷13釋《大般涅槃經》下卷兜婆）

蘇沒反，下都古反。此云廟，或云墳，義翻也。或云大聚，或言聚相，謂累石等高以為相也。舊經論中或作蘇偷婆，或作藪斗波，或作兜波，¹¹⁵或云

113 據（荷蘭）許理和（Erich Zürcher）著，蔣紹愚譯，〈最早的佛經譯文中的東漢口語成分〉（《語言學論叢》第14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頁197-225）一文考證，《道行般若經》和《修行本起經》確為東漢時期的佛經經文。

114 參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105。史有為《異文化的使者——外來詞》（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頁192-193）認為「窣堵波」在翻譯過程中可能受到「塔婆」的影響，而使「波」（清聲母）改為「婆」（濁聲母），因而又有蘇偷婆、蘇鑰婆、藪偷婆、藪斗婆、攔抖婆（訛為抖攔婆）、率都婆、卒塔婆等形式，也可能與「塔婆」相似，有中亞語言的干擾。

115 波，磧砂藏本作「婆」。

偷婆，亦作塔婆，皆訛略也。（卷22釋《瑜伽師地論》第41卷窣堵波）
蘇沒反，下都古反。此云廟，或云墳，或言聚相，謂累石等高以為相也。舊
言藪斗波，或云偷婆，又言塔婆，皆方夏輕重耳。（卷25釋《阿毗達磨順
正理論》第2卷窣堵波）

玄應認為譯自梵文的「窣堵波」是「正言」，其餘的皆為「訛略」。¹¹⁶
「塔」是「塔婆」之省稱，意譯則為高顯處、功德聚、方墳、圓冢、大冢、
冢、墳陵、塔廟、廟、歸宗、大聚、聚相、靈廟等。如《玄應音義》卷6釋
《妙法蓮華經》第1卷塔廟曰：「塔婆或義譯為廟，古文廡。《白虎通》曰：
廟者，兒也。先祖尊兒也。今取其義矣。」¹¹⁷

「塔」字產生後，又出現以其為詞根而組成的「寶塔」一詞。如上文所引
東漢支婁讖譯《道行般若經》中的「七寶塔」，又如：

爾時有王名槃頭末帝，收其舍利，起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三國
吳支謙譯《撰集百緣經》第7卷，4/234c）

《玄應音義》卷6釋《妙法蓮華經》第1卷中「寶塔」一詞曰：「他盍
反。諸經論中或作藪斗波，或作塔婆，或云兜婆，或言偷婆，或言蘇偷婆，
或言脂帝浮都，亦言支提浮暘，皆訛略也。正言宰都波，此譯云廟，或云方

116 季羨林〈浮屠與佛〉一文指出，以前人們認為他們所見佛經的原本就是梵文，「他們拿梵文來同這些音譯名詞一對，發現它們不相當，於是就祇好說，這是省略。連玄奘在《大唐西域記》裏也犯了同樣的錯誤，他說這個是『訛也』，那個是『訛也』，都不見得真是『訛也』。現在我們知道，初期中譯佛經大半不是直接由梵文譯過來的，拿梵文作標準來衡量這裏面的音譯名詞當然不適合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1947): 96。

117 廟又稱為「寺」，「寺」是梵語 vihara 的意譯，指僧眾供佛和聚居修行的處所，漢語音譯為毗阿羅，略稱為毗阿，又意譯為僧坊、淨舍等。巴利語為 arama，漢譯為精舍。梵語和巴利語 samgha 指修習佛道的人，即佛教徒，漢語音譯為僧伽，略稱僧，又稱僧祇。Samghā 一 rāma 名則是僧眾聚居修行的清靜處所，漢語音譯為僧伽藍摩或僧伽藍，略稱伽藍，又意譯為眾園、僧園、僧院，後亦稱為寺院。《玄應音義》卷6釋《妙法蓮華經》第5卷中「塔寺」之寺曰「梵言毗阿羅，此云游行處，謂僧所游履處也。今以寺代之。」又卷16釋《善見律》第1卷中「大寺」曰：「梵言鼻訶羅，此云游，諸僧游履處也。舊來以寺代之。寺者，司也，公舍也，有法度也。」又卷24釋《阿毗達磨俱舍論》第15卷中「毗訶羅」曰：「亦言鼻訶羅，此云游，謂僧游履處也。此土以寺代之。」又據《慧琳音義》卷2釋《大般若波羅蜜多經》第103卷中「制多」稱其「古譯或云制底，或云支提，皆梵語聲轉耳，其實一也。此譯為廟，即寺宇伽藍塔廟等也。」「制多」、「制底」、「支提」為梵語 caitya 和巴利語 cetiya 的音譯，亦指廟或靈塔。

墳，此義翻也。或云大聚，或云聚相，謂累石等高以爲相也。按塔字諸書所無，唯葛洪《字苑》云：塔，佛堂也。音他合反。」考《妙法蓮華經》爲鳩摩羅什譯於東晉安帝義熙二年（406），經中亦數見「塔」和「寶塔」。如：

寶塔高妙，五千由旬。縱廣正等，二千由旬。（第1卷，9/3b）
佛此夜滅度，如薪盡火滅，分布諸舍利，而起無量塔。（第1卷，9/5a）
諸佛滅後，各起塔廟，高千由旬，縱廣正等，五百由旬。（第3卷，9/21b）
諸佛滅後，起七寶塔，長表金刹，華香伎樂，而以供養。（第3卷，9/22a）

「塔」的本意爲半圓覆鉢形的大土塚，爲埋葬屍骨的墳塚，故從土。據唐窺基所撰《妙法蓮華經玄贊》卷8曰：「佛體所居名塔，眾珍所成名寶塔。」（34/811b）

《說文新附》所說「浮屠」又作「浮圖」、「佛圖」，爲梵文 buddhastupa 的音譯「佛陀宰堵波」之諺略，亦即佛塔。¹¹⁸據丁福保《佛學大詞典》說，「塔」後又多與「支提」（梵文 caitya）混同而泛指佛陀生處、成道處、轉法輪處、般涅槃處及安置諸佛菩薩像、佛陀足迹、祖師高僧遺骨等處所建築的供養禮拜之建築物，然據《摩訶僧祇律》卷33和《法華義疏》卷11等記載，則凡有佛陀舍利者稱爲塔；無佛陀舍利者，稱爲支提。（22/498b，34/621a）《玄應音義》卷3釋《金剛般若經》「支提」一詞已指出其：「或言脂帝浮都，此云聚相，謂累寶及石等高以爲相也。」卷6釋《妙法蓮華經》第1卷中「寶塔」一詞也說到諸經論中「或言脂帝浮都，亦言支提浮圖」。

漢語中塔又稱作「刹」，如「寶刹」、「古刹」等。史有爲認爲「刹」是「拉刹底」或「敕瑟胝」之省譯，梵語爲 lakṣatā，原義指「柱」，故用以指立於寺廟中的「旛竿」及建於佛冢（塔）頂部的相輪。¹¹⁹考《玄應音義》釋「刹」云：

又作擦，同。音察。梵言差多羅，此譯云土田。經中或言國，或云土者，同其義也。或作刹土者，存二音也。即刹帝利名守田主者亦是也。案：刹，書無此字，即刹字略也。刹音初一反。浮圖名刹者諺也，應言刺瑟胝。刺音力

118 如俗語有「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任繼愈主編《宗教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8，頁780）釋「塔」曰：「中國古代『佛塔』的簡稱，俗稱『寶塔』。佛塔起源於印度，稱窣堵波或浮圖，用以藏舍利和經卷等。」

119 史有爲，《異文化的使者——外來詞》，頁191。

割反。此譯云竿，人以柱代之，名為刹柱，以安佛骨，義同土田，故名刹也。以彼西國塔竿頭安舍利故也。（卷1釋《大方廣佛華嚴經》第1卷切刹）¹²⁰ 梵言掣多羅。案西域無別旛竿，即於塔覆鉢柱頭懸旛。今言刹者，應諺略也。（卷6釋《妙法蓮華經》第3卷金刹）¹²¹

據玄應所說，梵言差多羅（kṣetra）譯為「土田」，刺瑟胝（lakṣatā）譯為「竿」，「刹」為後出新造字。「人以柱代之，名為刹柱，以安佛骨，義同土田，故名刹也」。刹柱為塔頂的相輪。據《翻譯名義集》〈寺塔壇幢〉云：「佛造迦葉佛塔，上施盤蓋，長表輪相，經眾多云相輪，以人仰望而瞻相也。」（54/1168a）相輪是佛塔的主要部分，而印度古代的佛塔本是安放佛舍利的覆鉢形的土墳冢，於是「刺瑟胝」就與「土田」相關，從而由塔頂之「刹」進而指整個的塔，由寺院中的幡柱進而指整個寺廟，¹²²亦即玄應所說，由於「塔以安佛骨」與「土田」相關而訛名「浮圖」為「刹」，故梵言差多羅（kṣetra）與刺瑟胝（lakṣatā）在漢語中共為「刹」這一個詞。

「塔」後又與「廟」組成並列複合詞，據《魏書》卷114〈釋老志〉載：「塔亦胡言，猶宗廟也，故世稱塔廟。」如玄應所釋《妙法蓮華經》：「又見佛子，造諸塔廟。無數恒沙，嚴飾國界。寶塔高妙，五千由旬。縱廣正等，二千由旬。一一塔廟，各千幢幡。珠交露幔，寶鈴和鳴。諸天龍神，人及非人。香華伎樂，常以供養。文殊師利，諸佛子等，為供舍利，嚴飾塔廟。國界自然，殊特妙好。」（9/3b）又如《顏氏家訓》〈歸心〉：「豈今罄井田而起塔廟，窮編戶以為僧尼也？」現代漢語中還可以其為詞根而組成「水塔」、「燈塔」、「電視塔」等詞。

120 蔣冀騁、吳福祥《近代漢語綱要》（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指出：「刹係梵語『刺瑟胝』的節譯字，『刹』對音『瑟胝』後改用刹，可能是音變後的代用字。隨著語音的變化，『初一』切的『刹』與『瑟胝』的讀音有了較大的差別，故再造一『刹』字來對音『瑟胝』這個梵音。」頁15。

121 清·厲荃輯《事物異名錄》卷27釋「幡竿」條說：「《翻譯名義》梵語瑟刺胝，此云竿，今略名刹，即幡柱也。」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刊本第4冊，頁11，藏上海師範大學圖書館。

122 見史有為，《異文化的使者——外來詞》，頁191。

六、結 語

佛經音義是解釋佛經中字詞音義的訓詁學著作，也是我國傳統古典文獻中一座值得深入發掘的知識寶庫。佛經音義的問世和興盛不僅促進了佛經的闡釋和研究，而且也為宗教、哲學、語言、文學、藝術、中外交往史等的研究提供了豐富的佐證資料。窺一斑可見全豹，由上文所述，可見佛經音義收釋的這些外來詞是可補胡適在〈《辭通》——新編古漢語雙音節詞語字典〉一文中所說之憾，且足可以和朱起鳳的《辭通》相媲美。根據佛經音義的記載可以考知一些外來詞的源流和演變，這在漢學研究上無疑具有其不可忽視的學術價值，值得引起我們的重視。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禮記》，《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
- 《周禮》，《十三經注疏》本，北京：中華書局，1980。
- 漢·許慎，《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
-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
-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 東漢·支婁迦讖譯，《道行般若經》，《大正新修大藏經》第8冊。
- 東漢·竺大力共康孟詳譯，《修行本起經》，《大正新修大藏經》第3冊。
- 三國吳·康僧會，《六度集經》，《大正新修大藏經》第3冊。
- 三國吳·支謙譯，《撰集百緣經》，《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冊。
- 姚秦·鳩摩羅什譯，《妙法蓮華經》，《大正新修大藏經》第9冊。
- 梁·顧野王，《原本玉篇殘卷》，北京：中華書局，1985。
- 梁·蕭統，《文選》，北京：中華書局，1977。
- 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諸子集成》第10冊，長沙：嶽麓書社，1996。
- （日）空海，《篆隸萬象名義》，北京：中華書局，1995。
- 唐·玄應，《眾經音義》，《高麗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2。

- 唐·慧琳、遼·希麟，《正續一切經音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唐·劉恂，《嶺表錄異》，《叢書集成初編》第3123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北京：中國書店，1989。
- 唐·魏收，《魏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
- 唐·元康，《肇論疏》，《大正新修大藏經》第4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6。
- 唐·慧琳釋，不空譯，《一字頂輪王經》，《大正新修大藏經》第19冊。
- 後晉·劉昫，《舊唐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3-1996。
- 宋·李昉等撰，《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61。
- 宋·李昉等編，《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
- 宋·寇宗奭，《本草衍義》，《叢書集成初編》第1430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宋·彭大雅，《黑鞮事略》，《叢書集成初編》第3177冊，北京：中華書局，1985。
- 《宋本玉篇》，北京：中國書店，1983。
- 宋·陳彭年等編，余迺永校注，《新校互注宋本廣韻》，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00。
- 宋·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 元·忽思慧，《飲膳正要》，《四部叢刊續編》第50冊，上海：上海書店，據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重印。
- 明·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
-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7。
- 明·洪楩，《清平山堂話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明·張溥編，《漢魏六朝百三家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412冊。
- 明·施耐庵、羅貫中，《水滸全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 清·王先謙，《釋名疏證補》，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北京：中華書局，1957。
- 清·厲荃輯，《事物異名錄》，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線裝刊本，《續修四庫全書》第1250-1253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清·嚴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北京：中華書局，1958。
- 清·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
- 清·陳廷敬、張玉書等編，《康熙字典》，上海：漢詞大詞典出版社，2002。
- 《四部叢刊》，上海：上海書店，據商務印書館1934年版重印。
- 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1996。
- 大正藏電子佛典，臺北：中華電子佛典協會，2002。
- 《中華大藏經》，北京：中華書局，1992。

二、近人論著

- 小林高四郎 1983 《蒙古史論考》，東京：雄山閣。
- 方齡貴 2001 《古典戲曲外來語考釋詞典》，上海：漢語大詞典出版社。
- 王 力 1958 《漢語史稿》，北京：科學出版社。
- 王 力 1993 《漢語詞彙史》，北京：商務印書館。
- 石聲漢 1958 《齊民要術今釋》，北京：科學出版社。
- 史有為 1991 《異文化的使者——外來詞》，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
- 江藍生、曹廣順 1997 《唐五代語言詞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任碧笙 1998 〈「芝麻」、「胡麻」〉，《詞庫建設通訊》15: 52-53。
- 任繼愈 1998 《宗教大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
- 向 達 2001 《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
- 何亞南 1999 〈釋「嵐」〉，《中國語文》1999.4: 317-318。
- 李匡乂 1997 《資暇集》，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李祥林 1994 〈「饅饅」再考〉，《文史知識》1994.4: 126-127。
- 邢公畹 1986 〈漢語和侗泰語裏的-m，-ŋ交替現象〉，《民族語文》1986.4: 1-14。
- 邢公畹 1989 〈原始漢臺語複輔音聲母的演替系列〉，《語言文字學術論文集——慶祝王力先生學術活動五十周年》，上海：知識出版社，頁665-677。
- 孟達來 2001 《北方民族的歷史接觸與阿爾泰諸語言共同性的形成》，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周 磊 2001 〈釋「饅饅」及其他〉，《中國語文》2001.2: 185-187。
- 尚玉河 1981 〈「風曰孛纜」和上古漢語複輔音聲母的存在〉，《語言學論叢》8: 67-84。

- 季羨林 1947 〈浮屠與佛〉，《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 93-105。
- 季羨林 1990 〈再談浮屠與佛〉，《歷史研究》1990.2: 3-11。
- 季羨林等校注 2000 《大唐西域記》，北京：中華書局。
- 金永哲 1984 〈關於「風曰孛纜」和複輔音——與尙玉河同志商榷〉，《延邊大學學報》1984.4: 78-86。
- 吳曉鈴 1985 〈「餽饈」究竟是什麼〉，《字詞天地》1985.1: 123-126。
- 吳國棟 1989 〈櫻桃餽饈〉，《中國食品》1989.8: 23。
- 俞敏 1982 〈古漢語「風」確實有過像「孛纜」的音〉，《民族語文》1982.5: 40-42。
- 姚永銘 2001 〈《一切經音義》與詞語探源〉，《中國語文》2001.2(3月): 166-168
- 胡適 1983 〈《辭通》——新編古漢語雙音節詞語字典〉，《辭書研究》4: 127、132-133。
- (荷蘭)許理和(Erich Zürcher)著，蔣紹愚譯 1987 〈最早的佛經譯文中的東漢口語成分〉，《語言學論叢》第14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197-225。
- 尉遲治平 1995 〈「風」之謎和夷語走廊〉，《語言研究》1995.2: 24-37。
- 陳秀蘭 1999 〈也考「嵐風」〉，《中國語文》1999.4: 319-320。
- 張玉來 1989 〈漢藏語系「風」字的讀音——兼論上古漢語「風」的構擬〉，《山東大學學報》1989.1: 98-101。
- 張慶 1993 〈唐代長安的胡食風尚〉，《文史知識》1993.9: 44-47。
- 勞費爾(Berthold Laufer)著，林筠因譯 2001 《中國伊朗編：中國對古代伊朗文明史的貢獻》，北京：商務印書館。
- 曾良 1998 〈「嵐風」小考〉，《中國語文》1998.3: 226。
- 黃布凡主編 1992 《藏緬語族語言詞彙》，北京：中央民族學院出版社。
- 黃有福、崔虎城 1982 〈「孛纜」語源考〉，《民族語文》1982.2: 55-57。
- 黃時鑑 1988 〈阿剌吉與中國燒酒的起始〉，《文史》(北京)31: 159-171。
- 蒲立本(Edwin Pulleyblank)著，潘悟雲、徐文堪譯 1999 《上古漢語的輔音系統》，北京：中華書局。
-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 1986 《漢語大字典》，武漢：湖北辭書出版社、成都：四川辭書出版社。
- 潘悟雲 2000 《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儲泰松 2002 〈「毗嵐」的流變及其相關問題〉，《漢語史學報》（上海）2: 38-42。
- 蔣冀騁、吳福祥 1997 《近代漢語綱要》，長沙：湖南出版社。
- 鄭張尙芳 1998 〈「蠻夷戎狄」語源考〉，《揚州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叢刊（一）》，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頁96-111。
- 鄭張尙芳 2003 《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 劉正琰 1983 〈漢語外來詞的歷史回顧和詞源考證〉，《百科知識》1983.11: 20-23。
- 應琳 1980 〈「風曰孛纜」考〉，《民族語文》1980.2: 79。
- 魏南安 1997 《重編一切經音義》，臺北：中華佛教百科文獻基金會。
- 龔群虎 2002 《漢泰關係詞的時間層次》，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

Discussion of Some Loanword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Pronunciations and Meanings in Buddhist Sutras

Shiyi Xu *

Abstract

Works offering interpretations of the pronunciations and meanings of words in Buddhist sutras are not only classics in the Buddhist tradition but are also important for Chinese studies. Insofar as they contain much information about the social and cultural aspects of religion, philology, language, literature, art, and the history of contacts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they are of high academic value with regards to philology, linguistics and research in traditional cultures. Here we discuss the evolution of some loanwords based on works by Xuanying 玄應, Huilin 慧琳 and Xilin 希麟 to show their academic value to Chinese studies.

Keywords: transliteration in Buddhist sutras, Xuanying 玄應, Huilin 慧琳, Xilin 希麟, loanwords

* Shiyi Xu is a professor in the Classical Literature Institute at the Shanghai Teachers University.